

意林 新科幻 世界畅销书大系

# 巫女迷城

她生命的真相，刻写着大众源于心底的恐惧

[美]杰西卡·布罗迪◎著  
陈蕾◎译

遗忘三部曲II  
UNFORGOTTEN

吉林摄影出版社



# 巫女迷城

■—— 遗忘三部曲

[美]杰西卡·布罗迪◎著

陈 蕾◎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巫女迷城 / (美) 杰西卡·布罗迪著; 陈蕾译.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5  
(遗忘三部曲)  
ISBN 978-7-5498-3114-2

I. ①巫… II. ①杰…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822号

UNFORGOTTEN By JESSICA BRODY  
Copyright © 2014 By JESSICA BROD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Yili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巫女迷城 WUNU MICHENG

|       |                   |     |                    |
|-------|-------------------|-----|--------------------|
| 出版人   | 孙洪军               | 版次  | 2017年5月第1版         |
| 主 编   | 顾 平 杜普洲           | 印次  |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
| 责任编辑  | 李 彬               | 出 版 | 吉林摄影出版社            |
| 总 策 划 | 徐 晶               | 发 行 | 吉林摄影出版社            |
| 版权引进  | 王征彬               |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
| 特约策划  | 王征彬               | 邮 编 | 130062             |
| 设计总监  | 资 源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86012616 |
| 封面设计  | 资 源               |     | 发行科: 0431-86012602 |
| 美术编辑  | 刘海燕               | 网 址 | www.jlsycbs.net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字 数   | 275千字             | 印 刷 |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张   | 17                |     |                    |

书 号 ISBN 978-7-5498-3114-2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目录

|    |    |
|----|----|
| 1  | 卷一 |
| 3  | 往册 |
| 4  | 味书 |
| 10 | 论书 |
| 15 | 故事 |
| 19 | 本能 |
| 25 | 匠画 |
| 29 | 刻肉 |
| 33 | 五行 |
| 36 | 嘴厘 |
| 40 |    |

|    |    |
|----|----|
| 43 | 个厘 |
| 48 | 区书 |
| 51 | 暗书 |
| 56 | 口书 |
| 60 | 解画 |
| 63 | 解书 |
| 66 | 解书 |
| 69 | 解书 |
| 70 | 山口 |
| 74 | 世书 |
| 81 | 改书 |
| 84 | 谈判 |
| 86 | 画现 |

|     |    |
|-----|----|
| 89  | 解书 |
| 94  | 书书 |
| 100 | 书书 |
| 103 | 解画 |
| 106 | 解书 |
| 108 | 书书 |
| 112 | 书书 |
| 116 | 书书 |
| 121 | 书书 |
| 124 | 书书 |

127 紫霞  
130 碧峰  
133 碧峰  
136 紫霞  
139 紫霞  
141 碧峰  
146 紫霞  
150 碧峰

155 紫霞  
159 碧峰  
164 紫霞  
168 紫霞  
173 紫霞  
176 紫霞  
180 紫霞  
186 紫霞  
189 紫霞  
192 紫霞  
197 紫霞  
198 紫霞  
202 紫霞  
210 紫霞

213 紫霞  
217 紫霞  
223 紫霞  
227 紫霞  
231 紫霞  
234 紫霞  
236 紫霞  
238 紫霞  
241 紫霞  
243 紫霞  
248 紫霞  
251 紫霞  
258 紫霞  
260 紫霞  
263 紫霞

## 楔子

炽热而无情的火焰从熊熊燃烧的柴堆里腾起，抽得我双脚生疼。我的眼睛被滚滚浓烟熏得满是泪花。

那如饥似渴的火焰死死盯着我，犹如豺狼虎豹盯着受伤的猎物，垂涎地舔舐嘴唇，饶有兴致地看着到手的美食——它不紧不慢地享受着猎物的挣扎，缓缓靠近，试图一招毙命。这可怕的眼神吓得我不敢直视。

木头在我的脚下噼啪作响，在火舌的吞噬下一根根断裂，逐渐化为黑色的灰烬。我是这火焰唯一的目标，唯一的猎物。其他一切不过是它的垫脚石，是它为了向我逼近而摧毁、废弃的牺牲品，无足轻重。

我环顾四周，迫切想要寻求帮助，但周围没有他们的身影。我孤立无援，只有火苗滋滋作响，木头噼里啪啦，像是在嘲讽我的无助。

他们不会让我死在这里，他们不会让他们昂贵的财产被火焰吞噬，烧成枯骨，灰飞烟灭。他们绝不会，我很确信这一点。

他们很快就会来这里，阻止这一切。

这是我仅有的记忆中第一次如此渴望看到他们的身影。

浓烟滚滚，让我眼前一片模糊，原本敏锐而无懈可击的视力荡然无存。我的喉咙肿胀，烧伤般疼痛难忍。我把头扭向一边，不停咳嗽，喘不过气来，恶心想吐。

有一丛火焰雄心勃勃，势头凶猛，一下蹿得老高，用细长扭曲的手指抓挠我的脚。我蜷起脚趾，身子用力抵住背后的木桩。我已经开始感觉到皮肤被烫起水泡，而且越来越多。我的皮肤在尖叫。

我开始反抗。可，我该如何反抗？我能做的只有剧烈晃动身体，试图挣脱束缚，然而无济于事。

这时我才意识到，没人会来救我。

火焰终将把我吞噬，把我的血肉从骨架上一点点剥离。而我这个人造的身体最终只能化成肮脏的尘埃，一阵微风就会把它吹到遥远的角落。

风向改变，浓烟被吹散了片刻。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瘦高的人影站在河对岸，头戴兜帽，静静地看着我。

火焰开始啃噬我的皮肤，带来钻心的疼痛，就好像有千万把利剑同时穿透我的身体。一声尖叫开始在我体内的某个角落沸腾——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我的嘴不自觉地张开，胃部剧烈收缩。接着，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喊从我嘴里迸发出来，响彻天际。

## 第一部 发现

我告诉泽恩自己做的是同一个梦，这话不假，我确实一直在做同一个梦。他们在黑夜中到来，抓住我，把我带走……





一周以前……

我翻了个身趴在床上，紧紧扒住床沿，如饥似渴地大口吸气。那美丽、新鲜、一尘不染的空气填满我的胸腔，进入我的血液，供给我的大脑。我的思绪逐渐专注起来，胃里纠缠不清的死结慢慢解开。

我用掌心紧紧按住胸口，寻找心脏的位置，急切地等它跳动。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胸口还是没有动静。我的肋骨犹如一个笼子，里面空空如也。直到最终……怦怦，怦怦，怦怦……

我长舒一口气，垂下脑袋，表达无声的感激。

再次抬起头，我的视线不再模糊，看清楚了周围的一切。小小的卧室，简朴的木质家具，笼罩在逐渐退散的黑暗之中。还有泽恩。他趴在我身边，呼吸轻柔缓慢，一绺浓密的深色头发垂在他左眼前。他一只手压在身下，另一只搭在床上，占据了我原有的位置，完全没意识到我已经不在那里。而他手臂下只有我汗湿的印记。我还是有些呼吸急促，一只手摸了摸前额，汗津津的。

外面的天色刚蒙蒙亮，整个房间泛着昏暗阴冷的光亮。

我看了看泽恩身边那个空位置，一想到要躺回去闭上双眼，心就止不住怦怦乱跳，像要从嗓子里出来。

我缓缓起身，朝衣柜走去，轻而易举地打开沉重的橡木柜门，伸手拿出泽恩的亚麻紧身上衣套在睡裙外面，扣好扣子，那是一件15至17世纪欧洲男子所穿的短款紧身外套，就像马甲。这衣服有泽恩身上好闻的麝香味，这很快让我平静下来。我踏上软皮拖鞋，轻轻朝门口走去。地板在我脚下嘎吱作响，接着便听到身后传来泽恩的动静。我转过身，他深邃的棕色眼睛已经睁开，满是关切地望着我，皱着眉头问：“你还好吗？”

“嗯。”我轻声说，担心声音里的颤抖会把我出卖。“我……”喉咙干涩，我试着吞咽了一下，“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

一个梦。不是真的。

我又默默对自己重复了一遍，希望这次它听上去更加可信。因为我明白，真正需要说服的人是我自己。

泽恩坐起身，被单滑落到腰间，露出他光滑的胸膛。自从我们六个月前来到这里，他就一直辛苦劳作，皮肤被晒成了好看的古铜色。“又是那个梦？”

我的嘴唇开始微微颤抖。我用力咬了咬，点点头。

“你想跟我聊聊吗？”

我摇摇头，但立刻看见他露出失望的神情。泽恩一直想要帮我走出阴影，而我却没勇气告诉他，他无能为力。

“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我说着，努力让自己听起来轻松一些，“它就是有些……”可怕，惊悚，真实。我又吞咽了一下：“有些让人不安。”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暗自祈祷房间那头的泽恩不要看见我脸颊的抽动：“我只是想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泽恩急匆匆地把被单从脚上踢开：“我和你一起去。”

“不！”我回答，声音很大，很急促，很愚蠢。

我扯扯嘴角，试图掩盖刚才的尴尬：“我没事，真的，我很好。”

他盯着我的脸，探寻的目光好像在问：“你确定吗？”

我现在什么都不确定。

但我仍鼓起勇气说：“别担心，你再睡会儿吧。”

我没等他躺下就转身离开了房间。我现在不想花太多心力在这件事上，因为有更多更大的麻烦在纠缠着我。

一出屋子，我朝农场的最高处走去。那是一座长满青草的小山丘，一面俯瞰着草场，另一面则对着麦田。我坐到地上，双腿弯曲在两侧。太阳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提醒我独处的时间已经不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苏醒，而我也得变回自己应该做的那个人，而不是现在这具瑟瑟发抖的行尸走肉。

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天空上，看着太阳坚定地攀升。日复一日，它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从未缺席，在同样的天空上划出同样的弧线——无论在哪个城市，无论在哪个年代。

这种想法让我稍微安心了一些。能怎样就怎样吧。

这里的日出稍显逊色。来这儿之后我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粉红色不够鲜艳，有些泛灰，橙色也更淡，几乎看不见，就像画家的颜料快用完了。

泽恩说，那是因为这里的空气更加干净。车辆在将近三个世纪后才会被发明出来，而日出颜色艳丽是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

无论如何，我仍旧盯着天空。

我告诉泽恩自己做的是同一个梦，这话不假，我确实一直在做同一个梦。他们在黑夜中到来，抓住我，把我带走。而我不断挣扎，不断大叫，被他们带回实验室。他们把我按到一个椅子上，那上面有厚厚的金属锁扣，紧紧束缚住我，让我无法动弹。一个巨大的复杂装置从天花板上向我伸来，它的机械臂像一只爪子，满是尖利的齿状物，扒开我的嘴，探进我的喉咙，挖出我的心脏。接着，另一台机器开始运作，在冰冷的无菌手术台上快速解剖那怦怦跳动的心脏，切下其中一半，放进一个罐子，送往别处，接着又把另一半放回之前那只机械爪里，从我的喉咙塞回胸腔。

那个仅剩一半的心脏回到我的胸腔里，扑通扑通地跳动着，血液像往常一样流进流出，维系着我的生命。然而，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跳动不过是一种机械的重复。现在的我，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或者只算半个人。现在的我，是一具空虚的躯壳，注定要穷尽一生去寻找缺失的自我。

这是个梦。不是真的。

但困扰我的是，梦本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模糊，可这个梦却越来越清晰，历历在目。就好像我在朝着它前行，越靠越近。

仿佛他们也在向我靠近。我闭上眼，深呼吸。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很安全。我很安全。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默念这些话，希望它们在今天能够变得顺口，把我说服。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很安全。我很安全。

然而，一个阴沉的声音从我脑后传来，像钟表的发条一样搅得我惴惴不安。真相让人心灰意冷，却更有说服力。

我不安全。

我从没一刻是安全的。

他们永远也不会停止对我的搜寻。

我顺着被汗水浸湿的睡裙的领口向下摸索，找到了胸前的吊坠。我用指

尖轻轻抚摸心形吊坠的黑色表面，感受着它正面印刻的银色纹饰——一圈又一圈缠绕的圆环。永恒结。

泽恩告诉我，这是一个古老的梵文符号，象征着一切永恒不变的事物所包含的时间流动和运行轨迹。对我来说，它象征着泽恩。

很显然，17世纪的英国人对《圣经》里从未出现过的陌生符号没什么好感，那本书对这里的每个人来说就像赖以生存的一切，他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泽恩建议我把这吊坠摘下，但我坚持要时刻戴着，便答应把它藏在衣服里，不露出来。可我现在需要它。

我需要它给我带来平静，帮我驱散脑海里那些可怕的画面。

我听到身后传来小心谨慎的脚步声，吓了一跳，慌忙地把吊坠藏回睡裙里。我迅速转头，发现泽恩站在我身后。他已经穿戴整齐——除了那件被我穿着的上衣。我松了口气。他挥挥手，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他坐到我身边。虽然太阳已经爬上天空，我还是盯着它升起的方向。出于某些原因，我现在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我因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羞愧。所有噩梦，所有把我吞噬的恐惧，就像是一滴滴毒药，慢慢侵蚀我和泽恩苦心经营的新生活，毁灭我们许给彼此的天堂。

“你想聊聊吗？”他问。

我笑笑，听上去勉强而敷衍：“我很好，只是做了个噩梦。”

泽恩歪着头，挑了挑眉。他每次发现我撒谎的时候都会露出这种表情。我眼睛向下看，漫不经心地用手在草上拨来拨去。

“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他说，“根本不知道。”

我点点头，但还是不肯望着他的眼睛：“我知道。”

“要是他们已经知道的话，早就来这里了。”

我又点点头。他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他们发现我们逃到了1609年，肯定立刻就会来到这里，一秒钟也不会迟疑。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说明他们一点儿也不清楚我们的行踪。

只有里奥知道我们打算来1609年，而他已经……

我看着他无助的身体剧烈抽搐，手臂猛地乱挥，眼睛向后翻，然后瘫倒在地，发出可怕的巨响，接着……一动不动。

我摇摇头，驱散这不愉快的记忆，试图赶走内心的愧疚——每当想起里

奥，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重点就是，他们找不到我们。

我们很安全。

最后这种想法让我觉得自己在自欺欺人。

“你得忘记那些，”泽恩温柔地鼓励我，“忘记过去发生的一切。我永远都不会让他们把你带回那里。”

过去，他们，那里。

这些词语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代码，每当说起不敢谈论的那些事情，我们都会用这样的字眼。

泽恩迫切想要忘记的那种生活。

我被囚禁在实验室中的那个地方。

科学能够创造出完美人类的那个时代。

我们来到这里之前的一切。

我想，我们两个人都很害怕，唯恐说出迪奥科技这个词，就会被他们听见；唯恐我们的声音是穿越时空的介质，会传到五百年以后，在基地戒备森严的高墙里回荡，泄露我们的行踪。

“对那些事情耿耿于怀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他接着说，“那都过去了。”

我虚弱地笑笑：“好吧，准确说来，那都是未来。”

他嗔怒地拍拍我的肩膀：“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我本该忘记的过往，是我本该从记忆里清除的过往。实际上，我对创造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迪奥科技没有什么切实的记忆。在逃跑之前，我的最后一个请求就是把我在那里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部从大脑里抹去。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有泽恩的解释——那是坐落在沙漠之中的最高秘密基地。除此之外，他还窃取了一些简短的记忆，这样就可以让我了解关于自己的真相。然而，这些就足以让我噩梦不断。

“你对那里有没有一丝怀念？”我被自己的心直口快吓了一跳。

我能感受到泽恩的身体突然紧绷。他直直看着前方，说：“没有。”

这段时间以来，我知道不该提这样的问题，它们总会让泽恩心情不好。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犯了很多次同样的错误，每次都是想跟他聊聊和迪奥科技有关的事情——里奥博士，阿利克斯特博士，麦克斯博士。不过他

每次都一言不发，绝口不提。但现在，我的问题已经脱口而出，覆水难收。而且我确实很想知道他的想法，觉得自己必须问清楚。

“但你把一切都留在了那里，”我争辩道，“你的家人、朋友，还有你的家。你怎么能轻易说毫无牵挂呢？”

“我在那里什么都没有，”泽恩回答，语气里的锐利让我有些刺痛，“唯有一个对研究项目比对家人更重视的母亲，还有一个因此离开的父亲。而我的朋友也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只能待在基地里，还能和谁一起玩？你不是唯一一个觉得自己被囚禁在那里的人。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怀念那里。”

我立刻发现自己有些过分了。我的问题让他心烦意乱，而那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情况。不过，他刚刚所说的话透露了关于他父母的重要信息，那是我原先不了解的，他从未提起过他们，一次也没有。我不禁想再进一步询问他，但他神情严肃冷漠，仿佛在警告我那样做是不明智的。

“抱歉。”我温柔地说。

我用眼角余光瞥见他的下颌放松了一些，最终扭头看着我：“不，是我该抱歉。”

他的歉意非常真诚，我从他眼神里就能看出来。

他缓缓起身，有些吃力，仿佛这动作耗费了很多力气。接着，他把自己马裤上潮湿的泥土拍干净，向我伸出手来：“来吧，小肉桂。大家很快就要起床了，你得换身衣服。”

“小肉桂”这个爱称让我不禁暗笑，心情也好多了。在这个时代，人们很流行用这个词来表达爱意，这是我们跟农舍主夫妇学来的。

我把手递给泽恩，他把我拉起。但他没有立即放开我的手，而是把我缓缓拉到面前，直到我俩的脸快要贴到一起。“那样会活得更轻松一些，”他轻声说，回到了先前那个话题，也是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试着遗忘吧。”他用双手捧着我的脸，温柔地吻上我的双唇。

触碰到他的那一刻，我忘记了一切烦恼，他的吻总有如此奇效。这一刻，我的脑海里没有那里，没有他们，没有过去，只有我们，只有现在。

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短暂的，终会过去。很快，我又会在那张床上痛苦地醒来，大口喘气。就算我对一直困扰我的过去没有真切的回忆，但还是无法做到他所说的遗忘。我无法遗忘。



在英国郊区的农场里生活和劳作是我俩远离迪奥科技魔爪的诸多防范措施之一。泽恩觉得，没有金钱的交易和官方的档案记录，对我们来说更加有利，所以我们在这里用劳力换取食宿。

我很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简单而美好。我们每天都有一些任务要完成，而每做完一项都会让我感到满足，就好像有成百上千个小小的成就。而且这里很安静，很平和。

约翰·帕丁森拥有并经营着整个农场，他的老婆伊丽莎白则负责操持家务及照顾四个孩子。泽恩大多数时候跟在帕丁森先生身旁，帮他播种、耕地、收割以及照料庄稼。我则帮帕丁森夫人做做家务，照看动物。

然而，帕丁森夫人不喜欢我。泽恩说是我自己想太多了，但我就是知道她不喜欢我。我发现她有时会在劳作的时候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怀疑，就好像在等着我犯错，等着我原形毕露。

我觉得她能感觉到我的不同，我的格格不入。

泽恩估计也和我一样融入不了这个时代，毕竟他也是五百年后出生的，而17世纪的农活是我俩都得快速学会的事情。但他似乎比我更容易融入这个时代。

这就是在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的诸多坏处之一。你看上去就是很扎眼，就算别人不知道为什么，也能在你身上发现怪异之处。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不合乎自然规律，所以总有些别扭的地方。

那就是帕丁森夫人所察觉到的。而她是否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并不重要。所以每当她在我身边时，我都觉得自己必须小心翼翼。

我还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当时她盯着我，一脸怀疑地上下打量了一番，最终看着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见过紫色的眼睛。”她说，十分唐突，而且语气里满是指责。

我艰难地吞咽了一下，想张口说话，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知道如何回应。幸亏泽恩和以往一样有所准备。他向前走了一步，把手轻轻搭

在我手臂上，回答说：“她的曾祖母来自东方，那里有很多人是紫色的眼睛。”

“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泽恩事后对我解释，“重要的是她相信。”

但我不确定她是不是相信了。虽然她再没提起那件事，可每当她看着我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到怀疑；每当她用粗暴的语气对我说话时，我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到怀疑。

她的孩子看上去也不喜欢我，每次看见我都会尽量避开。

这个家里只有帕丁森先生看起来不介意我的存在，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总是乐呵呵的，看上去对每个人都很好。如果帕丁森夫人提出过反对我们住在这里，帕丁森先生肯定也没理她。很明显，在这个时代，一家之主是男人，他们有全部决定权。

因为六个月前，在三月底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是帕丁森先生同意让我们在这里打工换食宿；是他敞开双臂，欢迎一个陌生的十八岁男孩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并把他和她老婆的一些衣物借给我们；也是他兴致勃勃地听完了泽恩编造的故事——我们是新婚夫妇，在商船上出生、成长，大多数时间都往返于远东地区，所以我们的口音很“滑稽”。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看见泽恩准备得如此充足，不免有些吃惊。他提前把所有事情都仔细考虑过了，甚至连我们的假名都想得很周到，选用了符合这个时代的名字，萨拉和本。他告诉我，事实上这个计划是我们两个人共同想出来的，在离开迪奥科技以前，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考虑每一个细节。当然，我已经失去了关于这些的记忆。

不过，就算我记得当初准备了这些说辞，也很庆幸泽恩是那个讲故事的人。他是个天生的讲故事高手。当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镇定，表情真挚，很难让人心生怀疑，你只想把他请进家门。

家里的男孩，托马斯、詹姆斯和迈尔斯都很迷恋他。每天晚饭过后，他们都会坐在壁炉旁，听泽恩讲述编造出来的经历——他和身为商人的父亲在海上的生活。他们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也会不自觉地在座位上倾身向前，期待着故事的发展，急切地想要知道那些船员能不能打败巨型乌贼，活下来向别人讲述他们的经历。然后，我又得失落地提醒自己，那些不过是故事。



这天早晨，我们换好衣服，走出屋子。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泽恩把我拉到面前，亲吻我的嘴唇。那个吻既贪婪又热切。我们五分钟前早餐吃的麦片粥在他的嘴里显得格外香甜。我感觉到他的手指紧紧按住我的后腰，让我靠得更近。当他结束这个吻时，我有些喘不过气。

“怎么了？”我问道，前额靠在他的嘴唇上，呼吸着他的香气。

我感觉到他咧嘴笑了：“吻别。”

我一听不禁大笑，仰起头看着他：“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土星吗？”

“不，就是去麦田而已。”他伸出手，指尖顺着我的耳郭滑落至脸颊，我的脸一片灼热，“只要你不在身边，我就跟去了别的星球没两样。”

我张嘴想要说话，却只有断断续续的气息逸出。

他微微一笑，用眼神打趣我：“再见，小肉桂。”

说完，他转身离开，身影逐渐消失在去往麦田的方向。我用牙齿咬着下嘴唇，想要多感受他一秒，然后不情愿地朝粮仓走去。

还有几天就要十月了，那是果园丰收的时节。帕丁森夫人安排我摘苹果和梨，这倒无所谓，只是我得和黑刺一起劳作。黑刺是帕丁森家的马。它也很讨厌我。

我叹了口气，抓起挂在墙上的缰绳，走进马厩。黑刺一见我就僵起身子，仰起头，眯着眼睛。接着，它看到我手上的缰绳，便开始嘶叫，马蹄在地上不停地踩踏。

“我知道，”我对它说，“你不喜欢这样，我也不喜欢。”

我朝它前进一步，它有些受惊，后腿不断向后踢。

“好啦，”我恳求道，“别这样了。”

但我的劝导一点儿用也没有，它退到角落里，盯着我，耳朵向后贴紧，鼻子里冒着粗气。我很清楚，如果我再上前一步它就会向我冲过来。

帕丁森先生说黑刺会这样是因为我在它身边的时候太紧张了。我得学会放轻松。马匹能感知恐惧。可惜的是，我觉得它感受到的不是我的恐惧。就连这匹马也知道我有些不对劲。

来到这里之前，我从没见过任何马，甚至连其他动物也没见过。我甚至连它们叫什么都不知道。迪奥科技在创造我的时候，对我的知识面控制得非常严格，甚至连词汇都有限制。泽恩说这是他们操控我的另一种方式——控制我所接触到的知识。很显然，他们觉得马匹没什么用处，不需要加到我的